



哑铃铛的故事

赵 沛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短篇小说集。小说取材于江南水乡地区，塑造了一批活跃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的青少年和在学的少年儿童形象，反映的生活面比较宽，思想内容针对性较强，有一定的儿童文学特点。

哑铃铛的故事

赵 沛 著

陈 敦 插图·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.875 字数 89,000

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60,000

统一书号·R10024·3655 定价：0.32 元

目 录

小灵通	1
风灯高挂	14
雨后浪花	29
我和“胆小鬼”	42
银杏树下	54
杨梅熟了	76
寻蚌记	89
湖上霞光	108
雪地猎踪	122
雕刻家小传	137
细婴儿和金宝婶	152
哑铃铛的故事	171

小 灵 通



江南是水乡。人们上镇下田，都要乘船。船有高腰深舱的货船，敞口露面的农船，还有玲珑小巧的快船。水乡的人是挺热情的，你要搭便船，只要喊一声，他就会把你载到目的地。现在我

要到梅园取经，就站在河埠上，讯问着过往的船只。

我等了很久，没有便船，只好背起铺盖，挪开腿

儿走了。正当我走到河水转弯处，打从垂柳深处，泼啦啦闪出一艘竹篷小船来。这船上的帆好奇怪：不是布做的，是用一张旧蚕匾竖起来当帆的。看来这蚕匾比布帆还张风。船头上冲出了两片亮腾腾的水翼子，象只大水鸟直往前飞。但船主人似乎还嫌船慢，仍出劲地摇着橹。他太性急了，一会儿撞在这船头上，一会儿撞到那船梢上，惹得前前后后的船，都笑骂他“小捣乱”。

真没想到“小捣乱”的船就是去梅园的。我向他打过招呼后，他用手遮住迷眼的阳光，为难地说：“我要很晚才能到那儿呢。”我只要今天能到梅园，迟点儿不要紧，还是搭他的船去了。

这船主人约摸十七八岁年纪。他的全身似乎都是用小零件搭配成的。个儿细细的，眼睛小小的，一笑起来，就眯成两条黑丝丝。但是身段却很利落。一忽儿跳到船头撑篙，一忽儿钻到船梢摇橹，好似一只灵活的松鼠。船上装着斗笠、蓑衣和松针。松针湿漉漉的，仿佛刚从雨雾里摘下来。我不明白这松针是干啥用的，就好奇地问他。可他没有听见，只是拚命地摇着橹，背心很快渗透了汗，草帽带儿也浸湿了，卷得高高的袖管，也潮得拧得下水来。

我不再打扰他了。就推开舱里的小玻璃窗，眺

望着两岸景色。

早晨下过雨，油菜花都炸满枝儿了。小麦也破肚了，能看到清汪汪的水，在透明的麦秆里向上冒。美丽的斑鸠，在竹园的绿影影里，一个劲儿地唱出了“开沟排水，开沟排水”。社员也确实在挖着水沟儿。河水高涨起来，把岸滩上的鹅卵石都浸没了。

一块被雨打得东倒西歪的麦田，映入了我的眼睛。我惊讶地说：

“这麦子怎么躺倒啦？”

听我这一喊，那正在用劲划船的船主人，嘟嘟哝哝地接上腔来：

“这是柳湾大队第七生产队的‘三月黄’，熟得早，就是秆儿软，大雨一打就倒。有三十六亩七分咧！”

我惊奇起来了：这小家伙难道是这里人吗，一点就能说出个鼻头眼睛来。就又指着一块旺得象森林顶着天的麦子问：

“那麦子为啥长得这样好？”

他瞥了一眼，随口答出来：“那是‘葫芦头’，产量高，就是成熟迟。这是梅岗大队第三生产队的，有九十八亩。”接着他没等我发问，又指着远远近近的麦田，流水般地说出它们的品种和生长情况来。他讲

得那么清楚、精确，似乎这里一棵小草，一块泥土，他都细细研究过的。

“这小家伙不要是农专毕业生？”我暗暗揣度着。正想问他小麦倒伏可有什么治法，却被前面尖厉的汽笛声打断了。只见一艘浅蓝色的轮船，拖着蜿蜒曲折的竹筏，飞快地向公路桥下驶来。我想性急的“小捣乱”一定会抢先穿过桥洞。但是奇怪，他却急忙把“帆”倒下，篙子一点，让到岸边。轮船冲开平静的水面擦过去了。被机轮卷飞起来的长浪，凶猛地拍打着小船，把他身上也打得水淋淋的。但他却欢蹦乱跳地嚷着：

“稻箩有啦，耙杆有啦，栈条有啦……”

他一口气说出了好多种竹制农具。我知道这一阵竹器比较紧张，山里竹子一下子运不来。他对竹器那么关心，不要是个竹匠。我正要问他，船已飞过桥洞，碇泊在一个绿树笼罩的村前。他把船朝滩上一歇，叫我等一等，就撒腿往村里奔。不一会，同一个须眉花白的老爹讲着话来了。

“小灵通，你说松针真能治小麦倒伏吗？”老爹问。

“对，我到科普协会去问过了。我们店里的支书也说可以试试。老爹，科学就要试验才会明白咧。你

看，陈永康……”他讲起陈永康的水稻增产经验来了。最后，他从裤袋里掏出一本牛皮纸封面的小册子来，指着上面密密麻麻的字说：“瞧，这是科普协会同志讲的，我一句句都记着呢！”

“小灵通，别看啦，我还不信你的万宝全书？就是这儿哪来松针哩！”老爹叹了口气。

“别愁，我已摘了一点儿，瞧。”他一个虎劲纵上船，从篓里掏出一捧碧绿青翠的松针。

“小灵通，你又推广先进经验，又送货上门，这怎么算哪？”

小家伙显然有些生气。鼻子皱了几皱：“还算钱咧！昨天下雨，店里闲着没事，我就乘这机会到蟠龙山去摘松针。”

“呀，蟠龙山？”老爹吃惊地望着远处那座石骨嶙峋的高山，又俯下身来凝视着小灵通——他的脸蛋上，胳膊上，有好几道青伤痕。这显然是攀崖爬树时碰出来的。老爹摸着他的头：“小灵通，你老帮我们忙，怎样谢呢？”

小家伙胀红了脸，把话岔开了：“别说喽，快叫两个社员来，我教他们治的方法。”

“糟糕，强劳力都去开排水沟了。”

小家伙浑身来劲地说声“不要紧”，把两大篓松

针一挑，打出一声嘹亮的号子，就大步流星地跟着老爹去了。隔了好久，才见他热气腾腾地回来。原来他到了上面，就帮他们在田头挖穴置灶，又是挑水，又是烧火，又背着喷雾器喷了几块地。看他们掌握了技术以后，才安心地离开。

当我们的船正要离开这个小村时，老爹气咻咻地从岸上追来，手里捧了只蓝釉的长颈酒瓶：

“小灵通，你水不喝一口就走，太瞧不起人啦！”

“我不渴——”小船一头钻进荷叶夹成的水道里去了，三四只水咕叮，箭似地直射出来。

这时，我才知道这孩子叫陶荣生，是梅园供销部的农具售货员。在这一带，大家都叫他“小灵通”。他每隔几天，就要下乡送货，除了农具外，还代社员捎信传话，请医买药。今天他一早出来，已走了八九个地方。

一个售货员怎有那样丰富的农业知识咧？当船继续向下航的时候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就问他。他不好意思地一笑，拍拍裤袋里的小本本，想说又没有说出来。

难道那小本本正如老爹说的“万宝全书”么？我多么想要过来看看啊！这时，我心里一动：我是去梅园向人家学习商业人员如何支农的经验的，眼前这

个小家伙，不正是我学习的对象吗？

船穿过一片开朗的湖面，转过九曲十八涧，靠在一座山崖下。他一骨碌翻进舱，半晌，肩头上背了只医生用的药箱钻出来，箱面还有个依稀可辨的红十字。我惊愕得合不拢嘴：售货员怎么又成了医生。他用扁担把斗笠、蓑衣一挑，上岸去了。我也就帮着把一大捆蓑衣捆上去。

穿过一条山路，走到一幢用岩石砌的大房子里。左厢房里有人在开会。一个沙哑的嗓音从窗棂里飞来：“中午大喇叭（广播器）讲，明朝要落大雨。社员好多缺斗笠、蓑衣，下了雨就不能做秧田。怎么办？”几条喉咙同时响出来：“马上派人到镇上去买。”“斗笠不知有没有现货咧。”“要是没有现货，那真糟透了。”小家伙听到这话，马上快活地搭上去：“老宝叔，不糟，现货送来了。”侧门里一下子拥出四五个人来，捏着紫竹鞭烟杆的老宝叔打着呵呵说：“小灵通，你真是浑身长耳朵，怎么知道我们要这宝哪。竹子解决了么？”

小家伙忸怩地说：“上月我来送货，你们不就告诉我……本来这货早该送来了，可是竹子等到今天才看见运来。”

“那斗笠从啥地方弄来的？”有个小伙子急急插

上来。

“你们看，这是什么做的？”

大伙儿细细一瞧，斗笠不是篾青做的，而是篾黄做的。但不管怎样，总是斗笠，没有它就不行。

两个月前，正是杏花开得白盈盈的时候，小灵通就在考虑斗笠了。他想，现在斗笠缺货，山里的竹子一时又运不来。没有斗笠，下雨天社员怎能干活？耽误农时，就是减产。他心里急得象猫抓。这天他在仓库里发现一批篾黄编的破蛋筐，眼睛一亮：“要是能做斗笠，既能满足需要，还可节省不少钱咧。他跟支书一讲，支书完全支持他，就马上干开了。但是，蛋筐一拆开，篾黄就断了。怎么办呢？他东也请教，西也取经，终于想出了道儿：把蛋筐在水里浸几天，篾黄就韧了，能拆又能编。他听了天气预报，知道明天有雨，一查有几个队还缺斗笠、蓑衣，今天就一个队、一个队地送上门来。

“小灵通，你真行。”老宝叔拿起一顶斗笠朝头上一扣，翘起大拇指，“轻巧，好看，便宜。”

小家伙这下子窘得不知躲到哪里好。这时大家又看到了他的药箱，都奇怪地问他。他立刻变得活泼起来，认真地说：“你们不是有两架喷雾器坏了吗，拿来吧！”

“你修？”

“对，我修。”

他利落地打开药箱。咦，里面不是我所想象的针筒药盒，而是钳子、铁剪、螺丝等五金小零件。他接过喷雾器，坐在滴水檐下，膝头上摊了块破麻片儿，举起铁锤，就叮叮当当敲起来。

“你干吗把铜匠活儿也抢来啦？”我问。

他说他们供销社全体人员学习了党的十一大文件以后，决心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斗争中大干一场，把供销社办成大庆式的企业。想人民所想，急人民所急，以卖带修，一技多能。他又说过去队里要修喷雾器，总要到镇上去，又花人工，又花时间，怪不方便。现在，他看到店里营业员个个都是多面手，自己也就跟镇上老铜匠学会了这活儿。



在我们离开

这个山村的时候，他又问队里什么时候割麦，需要什么农具……问得很细致、认真。甚至有几块三类苗，采取什么措施，也一一记在“万宝全书”上。老宝叔敲着烟锅再三提醒他，目前最需要的是板锨，小麦一上场就要用了。

“板锨木料，板锨木料。”回到船上，他反反复复念着。看他拢起眉尖儿，似乎有啥大困难。

“你们供销部没有木料么？”我问。

“有是有，”他猛撑一篙，船悠悠地离开河滩，“只有大木料。”

我奇怪起来了：既有大木料，为啥不用。他说大木料可以做大型农具。做板锨不合算，成本高。我说没有小料，就不供应板锨了。他的眼睛一下子睁得圆溜溜，鼻子生气地翘得老高：

“我们支书说的，东西不用在刀口上，不能叫支农。没有小料，就想别的办法！”

山村退后去了。船在开阔的运河里向梅园驶去。晚霞把片片风帆烧得红红的。夜捕的渔船，也一艘钉一艘地从汉浜里摇出来。他不再摇橹了，聚精会神地瞅着水里的云光霞影，好象那里能帮助他解决困难似的。

我从心眼里喜爱这个小家伙来了。我多么想看

看他那本“万宝全书”啊。我向他提出来。他先是不肯，后来经不住我横说竖说，终于慎重地送到我手里。我急忙翻开本子，只见扉页上用墨笔端端正正写着一段字：

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，我要把有限的生命，投入到无限的“为人民服务”中去。

这是雷锋说的话啊。下面有一行小字：学习者陶荣生。全册所记的，都是有关农业生产的事项：有过去各季度销售农具的品种、数量；有各生产队作物布局 and 进度；有各生产队库存农具和社员农具调查……看到这些，我才明白了小家伙熟悉生产的原因。

我正激动地想着，突然发现船离开运河，转进一条芦苇丛生的小港里去了。我惊奇地问他，他出劲地摇着橹说：

“叔叔，我要干一件要紧事儿哩。”他没说出原因，但从那亮闪闪的眼睛里，似乎发现了什么奥秘。

船在深巷似的苇道里困难地前进着。这条港本来 is 航船的。因为开了新运河，上游筑了水闸，就荒废了。现在成了水鸟栖息的好地方。当我们的船沙沙地撩开苇叶穿过，这儿，那儿，到处有抖翅声掠入空中。

月牙儿升起来了，船已航到一片凸出的岗岬下。他把一盏风灯点亮了，一边慢慢地荡着橹，一边细细地察看着河坎。我弄不懂在这没有人烟的地方，他是来寻什么的。我几次三番问他，他总是说寻着了告诉我。

船终于停下来了。他拎着风灯，跨到了滩上。

“找到了，找到了！”他大声欢叫起来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喏，做板锹的木料。”金黄的灯光，照出水边一根根黑黝黝的木桩。

“哈，你怎么知道这里有啊？”我惊喜地问。

“我的老家就在这里。前年公社起了新房子，我们搬到那里去了。这护坡桩就丢了下来。现在正好废物利用。”

“泡在水里这几年还能用呀？”

他踌躇了一阵：“是啊，我要看看清咧，真正好用，回去告诉支书，明天就请木匠来看。”他卷起裤管想走进水里，又把脚缩回来：水会把手里的风灯浸熄的。怎办呢？他楞了半晌，琢磨出一个法子：把风灯挂在一根小竹竿上，竹竿系在腰眼里，象矿工帽上的矿灯高高地挑在头上，然后，慢慢地走下水去。

倒映在水面上的灯光，引来一群小鱼，它们好奇

地在周围窜上窜下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用小铁锤咚咚地敲着木桩，静静地听着发出的声音。那被火光映红的脸上，不时闪耀出快乐的光芒，我心里感到一阵欣慰。这时，他忽然惊叫一声，我以为出啥事故了，正要跨下水去拉他，他却嘻嘻哈哈地笑弯了腰。原来他揪住了一只金爪大螃蟹。这家伙竟爬到他的腿上来来了。

“叔叔，送给你到梅园下酒吧！”他扔了上来。

我笑了，当然不是为了这只蟹；我是在高兴今天遇到了这个可爱的“小灵通”。

风 灯 高 挂

天蒙蒙亮，村巷里的青石板路上，就响起我跟桥桥的脚步声。桥桥头上戴了片翠绿的大荷叶，手里握了支飘有红流苏的木手枪。一边跑，一边嚷着：“阿强，快快！”

我们这么早到哪里去呢，是去做临时饲养员：养牛。

养牛这活儿，在有些地方已经变成历史啦，拖拉机代替了牛的位置。可在我们这个偏僻的山沟里，却把它当成宝贝哩。在目前拖拉机不能一下子满足农业生产需要的情况下，牛儿还得把它养好。因为这样，我们队里的饲养员金根爷爷还被评上模范哩。今年春天，他到省里开什么会，还奖到一块金灿灿的牌牌：八角形的，中间有座天安门，两边是一嘟嘟麦穗，周围还有一道道毫光哩。这使我眼热死啦。我想明年小学毕业后，也要跟金根爷爷看牛，戴上金牌牌，那走起路来叮叮当当可神气啦。这阵子放了暑假，一